

## 子夜省思

王念祖

在外州工作多年並已成家的女兒，每年只有在年底假期才能回家團聚。因此，在聖誕夜的大餐後，全家去參加子夜彌撒，也就成了我們「空巢兩老」全年中最盼望與興奮的時候。

說來慚愧，女兒小時候領洗時，我還是個慣於嘲笑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，當然更不會陪著妻女上教堂。等到我領洗時，女兒已經進入了對權威開始抗拒的青少年期。在一次主日學中，因為她提出了對信仰質疑的尖銳問題，激怒了個性保守的教理老師，受到嚴厲的斥責。遺傳了我叛逆基因與倔強個性的女兒，從此對教會十分排斥。她上了大學之後，受到西方自由派學者思想的影響，更是疏於進堂，只有在聖誕節返家時，勉為其難地陪同兩老參加一次子夜彌撒，成了名符其實的「一節教友」。在女兒信仰生活的培育上，我不但交了白卷，還立了惡表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。

在美國，傳統的聖誕子夜彌撒，為許多人而言——像我一樣，除了信仰之外，還帶有家庭團聚的特殊意義。在西班牙及葡萄牙語系的堂區，子夜彌撒也被暱稱為「公雞彌撒」（Missa de Gallo），教友們唱著拉丁風情的民謠，親吻小耶穌聖像。很多平日不進堂的教友，甚至非教友，也都會在聖誕夜時到教堂去享受那種祥和、安寧與喜悅的宗教氣氛，與彌撒中莊嚴動人的聖詠；因此子夜彌撒也是尋回迷失羊兒的重要時刻。很多人都是在聖誕夜時，重新找到了「回家」的感動。多年前，曾經有一位基督新教的朋友對我說，有一次聖誕夜時，他有種衝動想要找個教堂進去朝拜救主耶穌的誕生，黑夜中開車四處尋找，卻失望地看到每個教堂都大門深鎖，寥然寂靜，因為牧師們也都在家中享受與家人團聚的時光。當他看到天主堂子夜彌撒寧靜安詳的氣氛時，好生羨慕。

去年(2012)聖誕夜晚餐後，我對正要出門到婆家去拜望的女兒說：「我們午夜教堂見。」她有些想要偷懶的說：「我們教堂還有子夜彌撒嗎？現在已經很少有教堂在半夜舉行聖誕彌撒了！」因為女兒的疑問，我上網去查看了狀況，驚訝地發現，真的有許多美國堂區已將聖誕夜的彌撒，提前到晚上八點甚至更早的時間舉行；反而是越來越多的基督教派開始在聖誕夜舉行崇拜。其實，我從未認真思考過聖誕彌撒為什麼要在午夜舉行，只是領洗十多年來，一直就直覺的喜歡那種「平安夜」的感覺，因此即使是睡眠惺忪或呵欠連天，也從不願錯過。但是今年的子夜彌撒，看到聖堂內稀稀落落、還坐不滿教友，不禁懷念起早些年，堂區的子夜彌撒總是擠得水洩不通、一席難求的盛況，還有那種時而有嬰孩啼哭或幼兒吵鬧的熱鬧氣氛。不知道是因為我們堂區教友年齡層已逐漸老化，許多人在體力上實已無法負荷，或是如某位神父所言：「我們總想要讓天主來配合我們的時間表，而不是以天主為中心，來安排我們的的生活。現在世俗的趨勢，就是想要將朝拜天主變成像『7-11商店』一樣便利；而子夜彌撒，是整個禮儀年中，對抗這個趨勢最吃力的時候。」

對抗這個趨勢的艱辛，可以從位於紐約市區的 St. Patrick 教堂的網站，嗅出一些端倪。這座外觀莊嚴宏偉，有 150 年歷史的老教堂，是紐約總教區的主教座堂。為了鼓勵教區內的每一位教友，甚至過境紐約的旅客，無論如何也要以某種形式來參與慶祝救主誕生的彌撒，遂以非常委婉的措辭在網上公告：「雖然紐約市的許多教堂，在 12 月 24 日下午，都

有適合攜帶幼兒參加的彌撒，你也不妨考慮與你的家人，一同來參加一個正統的子夜彌撒…，當然，在聖誕前夕的午夜，也許你只想要舒適地待在家中。那麼，如果你願意迎接聖神的來臨，St. Patrick 主教座堂，及梵蒂岡的子夜彌撒，都有網上現場直播。」

但是，這種趨勢為麻薩諸塞州的 St. Stanislaus Kostka 堂區的教友而言，又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2008 年的聖誕節過後第三天，教區為了撙節開支，把這個有 110 年歷史，成員以波蘭移民為主的族裔堂區關閉了。為了爭取堂區的重新開放，教友們從當年的 12 月 28 日起，在教堂原址，連續做了一千一百五十天的徹夜祈禱，直到 2012 年 2 月 18 日，才獲得教區同意重新開放，並定位成為一個隸屬於其他堂區的傳教團體 (mission church)。睽違了四年後，今年教友們第一次得以在自己熟悉的堂區，參加以自己的母語舉行的子夜彌撒，堂區神父 Daniel Boyle 說：「雖然很多教堂都已取消了子夜彌撒，或是提早舉行，但我們覺得這是重新凝聚堂區精神的必要之道。」子夜彌撒開始前的半小時，當聖詠團以波蘭語及英語唱出優美的佳音時，在場的教友，無不熱淚盈眶。

聖誕節過後幾天，我遇見一位年逾七十的長輩，她剛從河北某個鄉下村落做完了短期福傳義工返美。她談起當地的聖誕夜，一千多位平日生活清苦的教友，從散居四處、交通不便的九個村落，辛苦地聚集到聖堂，參加子夜彌撒。當晚的氣溫是呵氣成冰的攝氏零下 12 度，但是聖堂內沒有任何暖氣設備。我想到 St. Patrick 主教座堂網站上的那句話「當然，在聖誕前夕的午夜，也許你只想要舒適的待在家中…」，心底立時起了一陣羞愧的寒顫。

信仰生活的戰鬥，原來是一場緊迫生命，纏綿不休的戰鬥啊！  
(寫於 2012 年聖誕節後 德州 達拉斯)